莊簡集

六

莊簡集卷十三

宋 李光 撰

[illegible]車駕親征建康表

[illegible]札[illegible]總[illegible]師[illegible]視江淮遂廓清於河洛神
[illegible]軍駿奔中[illegible]推[illegible]帝陛下睿運乾剛獨持
[illegible]心是用貔[illegible]之師舉必萬全衆猶一
旅至[illegible]萬難發軔東吳猶扶桑之

實寶先朝之謨訓凡預論思之列必求文學之良宜得
英才當茲妙簡如臣者起從寒苦備歷險艱釋隴畝鋤
耰之勤守簡編鉛槧之業影纓入仕但知移孝以為忠
捧檄當官已分忘家而徇國惟堅死節豈暇全身頃力
守於孤城乃橫當於彊寇外乏蚍蜉之援旁嬰貔虎之
羣集衆苦於一身脫餘生於九死豈期末路更踐清塗
既陞次對之班復玷藩宣之寄靡容遜避第切兢危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英謀獨斷得駕御羣材之

術有奠安四海之心遂使衰遲有茲僥倖臣敢不益圖
後效期稱深恩職列從官獻替敢拘於內外身為屏蔽
糜捐誓矢於死生臣無任

謝知臨安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知臨
安軍府事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於九月二十二日到
任交割職事訖分符宛水曾無善最之稱易守武林疊
冒藩宣之寄思欲上寬於憂顧惟知自竭於糜捐祇拜

恩榮彌深惕厲中謝伏念臣受才剛拙涉世迂愚寡與多仇久處衆嫌之地孤立一意獨持自信之誠頃守孤城數遭巨寇賴朝廷之威令遣兵將以掃除一境再生全家免禍盡出乾坤之造曾何絲髮之勞方自媿於罔功乃併叨於異數進陪從列移守名邦惟吳會之要衝望鑾輿於咫尺甲兵刓弊城邑荒墟當凋殘煨燼之餘繼鹵莽滅裂之後有民人社稷既常為退遁之謀無甲胄蓋藏何以稱拊綏之意倘非健吏曷整頹綱夫豈懦

方捍禦之勞遂祠館便安之適退循僥倖深切凌兢中謝伏念臣涉世迂愚禀生艱苦勇忘量力智昧周身蚤日涖官粗勵羔羊之節頻年出守橫當畫鷁之羣積是驚憂幾成委頓念平時徇難雖肝腦之可捐今兹祈閒實筋骸之難强力陳愚悃仰叩至慈幸洪造之矜從撫危衷而感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日月照臨於人何所不容無物不得其所遂令衰憊稍獲安全小智易殫況有負薪之疾大恩莫報徒存結草之忠臣無

任

除吏部尚書謝表

職列貳卿方懼黜幽之典位聯八座亟蒙圖舊之恩趣就列以惟恭媿循墻而莫避寵由上錫感自中深中謝伏念臣賦性迂愚受才踈拙孤立一意獨持自信之誠寡偶少徒久處衆嫌之地雖殫千慮無補萬分僅遵唱注之規蔑著品題之目乏山濤之識量詎能激濁以揚清匪毛玠之公方何以正身而厲俗仰荷非常之遇終

懷不稱之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
能知人有堯之哲不求備得湯之寬知臣有忠於所事
之誠察臣無善自為謀之計老更世故粗飭官箴未忍
棄捐俾膺奬擢臣敢不益思砥礪謹守綱條方聖君嘗
膽之時敢懷持禄惟臣子致身之義期在捐軀臣無任

賜對衣金帶鞍馬謝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端明殿學士仍賜對衣金帶鞍
馬者圖書秘殿既假借於隆名車服徽章復叨塵於異

數抗辭莫避撫巳難勝中謝伏念臣患難餘生離奇朽質華門圭竇敢希清切之游布褐柴車豈有輕肥之念敢謂聖神之眷不忘孤遠之蹤賚與所加官師知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况施日月照臨智先成務之幾仁得親賢之急過形褒詔深察厚誣既隸職於禁庭復宣威於巨屏舉兹寵渥併及囦功臣敢不仰體眷私益思策厲孜惟德其物之義彌謹臨深遵循名責實之方稍圖報稱臣無任

謝知建康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充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尋具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已於閏月十一日到江南東路界首交割安撫使司牌印二十一日到建康府交割本府職事訖總華省之三銓久慙尸素抗戎旃於兩路更冒寵榮撫已無堪循涯有愧中謝伏念臣禀生窮苦涉世闊疎剽聞前哲之緒言粗識人臣之

火之餘適千里流亡之後招携懷遠撫循必以寛恩折衝銷萌經畫乃其餘事臣敢不仰遵睿訓益懋遠圖說禮敦詩蓋嘗聞於郤縠附衆威敵當勉效於穰苴庶殫犬馬之勞少荅乾坤之造臣無任

復兩官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以臣前任江東安撫大使日不合擅支上供内藏庫物帛充諸軍衣賜特降兩官伏蒙聖恩復臣左朝奉郎依前寳文

閤待制差遣封賜如故臣已即時望行闕祇受訖者授
閒三載深思既往之愆復秩二階仰荷非常之澤恩隆
莫報涕極無從中謝伏念臣奮迹孤卿起家白屋志存
忠孝每先憂國而愛君力赴事功豈暇保身而防患黄
緣遭遇浸至超踰聯八座之清班膺十城之重寄徒竊
無功之禄遂為獲戾之臣賴聖主之達聰無幽不燭故愚
臣之小過不辨自明方釐事之告成荷寵光之均被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深仁善政盛德兼容既大賚於四方

遂蕩宥於多辟致此孤危之迹例叨甄叙之恩臣敢不
食蘗誓心飲氷承命奉公守法敢違三尺之文戢吏愛
民仰體一人之意勉策駑駘之力少酬天地之恩臣無
任

除顯謨閣直學士謝表

錫寵芝函猥竊幹方之任陞華延閣叨陪扈從之聯雖
瀝懇以固辭終冒恩而虚受中謝伏念臣才疎寡與學
淺無聞周旋節義之大閑唯知許國佩服詩書之明訓

資以事君出際休明浸膺膴仕自獲塵於器使嘗備歷於險夷外執銓衡罔著公方之譽入陪經幄蔑聞獻替之規頃叨秘殿之崇資俾冒名都之重寄懷印未幾謗書已聞悵孤根之易揺如拉朽爾嗟譖言之已甚更下石焉賴聖度之灼知排羣言而復用起從田野付以麾符僅閲兩時稍還舊列特下十行之札使兼三組之榮魯是罔功實為非據眷私若此圖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智明旁燭憐臣久侍於從橐弗忍遐

遺知臣粗謹於吏方特加奬用臣敢不益堅素履勉繼
前修雨露之澤自天何酬造化葵藿之心向日本自精
誠臣無任

謝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
平江府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於七月十四日到任交
割職事訖者分符雪水魯無善最之可書易地吳門復
玷藩宣之重寄瞻宸居而甚邇紆郡紱以知榮中謝伏

念臣守道不通師心自信誤蒙簡記浸冒使令謂忠義
可以立身而專於事上謂廉勤可以為吏而果於奉公
叢衆毁之所歸堅一心而獨往久困江湖之流落頻更
牧守之往來粤自小邦遽移名郡雖禽魚之本性樂此
自安顧犬馬之微誠終於戀主使筋骸而可强豈繁劇
之敢辭況此全吳今為會府頃嘗游宦備悉土風洊罹
兵火之餘無復豪强之習朱轓入境覺豺虎之俱空竹
馬相迎悵兒童之非昔夫何羇蹇有此遭逢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如日燭幽體乾行健御羣材而並用無一物之或遺憐臣志在當官樂於循理察臣老不生事或可庇民遂使賤微數叨奬用臣敢不勉圖報効益勵操修職在近嚴敢怠忠嘉之告身為屏蔽力求控禦之方臣無任

孟傳賜進士及第謝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五日皇帝御殿放榜臣男孟傳蒙恩賜進士及第者聖君圖治方搜四海之英材童子何知

猥被九天之渥澤恩覃魏闕慶集蓬門中謝竊以下詔求賢本以待寒畯之士臨軒發策實欲聞讜直之言教化以是為本原國家由之而治亂況及當今之急務豈容泥古之常談自非夙負實學之稱曷以仰副虛懷之問臣男孟傳才非茂異識愧淹該束帶效官未歷簿書之任趨庭稟訓粗知詩禮之傳僅踰既冠之年偶齒命鄉之薦充庭上對方懷譴累之憂趨陛唱名遽有超陞之異既塵乙覽遂寘甲科遜避靡遑兢凌失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至大雨露無私念其犬馬之微勞獲紹
箕裘之素業遭時不世被寵非常臣敢不策勵初心激昂
晚節仰服詩書之明訓益循忠義之大閑勉移孝以事
君庶忘家而徇國守經傳後愧非韋氏之賢能事教忠
圖效晉臣之志臣無任

辭免除參知政事表

臣其言準尚書劄子奉聖旨除臣參知政事尋具辭免
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不允者需章瀝懇冀安分義之私

詔旨屢頒仍示延登之寵愚衷既竭淵聽未回重干咫尺之威敢避再三之瀆中謝伏念臣以凡庸之品遭特達之知雖久冒於使令無可稱之績效周旋八郡荏苒十年帥閫總戎已叨重寄天官冢屬復拜異恩閱歲月之浸深乏涓塵之可補顧玆忝竊方懼譴呵不圖驟玷於聖知更使參陪於政路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器豈以假人敢自愛於捐軀實深虞於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思用人之賢否實為國之重輕特寢誤恩追還成命誓

堅犬馬之志仰酬天地之恩臣無任

除叅知政事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授臣左中大夫叅知政事封賜如故尋具辭免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答仍斷來章者天聽甚高雖牢辭而莫獲令行弗反趣就列以惟恭祇服寵靈不勝感懼中謝伏念臣性資愚蠢問學空疎立朝惟信於朴忠涉世幾成於強聒更州縣簿書之職徧臺省清切之司譽不足償謗讟之言功豈能掩

罪累之迹方俟瘝官之譴敢期共政之圖幸出非常分
誠匪據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參化育明極照臨人無
同異而并包材有短長而並用察臣粗知於體國念臣
素拙於謀身忘其凡庸超至嚴近臣敢不義之與比知
無不為感千載之遭逢戒一時之僥倖居其位食其禄
固當盡大臣事君之誼視所以觀所由庶無負明主知
人之鑒臣無任

瓊州安置謝表

臣其言今年二月十六日準藤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移臣瓊州安置臣尋於當月二十日起離藤州至三月十五日已至瓊州貶所訖者投寘嶠南採公言而未厭竄流海外據罪戾以猶輕悵來日之無多豈生還之敢望徒懷結戀莫報恩私中謝伏念臣寒苦立身間關出仕躬受聖神之眷屢更要劇之除越自從班超預機政而臣剛褊自任戇愚不移器小疾顛亟投閒而置散根孤易拔卒負釁以招尤顧九死以猶甘雖三

黜而無憾捫心自訟没齒何言空貽歲月之多難追簡書之畏尚全視息未即誅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仁覆物干戈載戢故得百姓之歡心溫凊不違以盡一人之榮養有如草芥咸被矜容而臣年僅七旬久拘囚於瘴地行踰萬里更冒涉於鯨波伏望憐臣奉事之有年憫臣廢黜之已久稍回眷遇曲賜保全大明中天庶容光之必照時雨及物幸枯朽之再生永依樵牧之羣以畢桑榆之境臣無任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

十年遠徙猶兾生還三黜愈嚴未知死所驚魂失據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性實顓愚老益頑鄙遭時遇主妄有意於功名抱槧懷鉛本無稱於翰墨年齒衰晚志氣凋零久雜處於黎蠻唯歸依於佛祖每師蘧瑗深悟已非敢效鄭人妄議朝政而臣子孟堅平居里巷不擇交游怨咎横生語言妄發納官贖罪罕逢國士之知下石反擠近出鄉人之手仰恃神聖之眷未加斧鉞之誅恩

重命輕咎深責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擴日月之盛明憐臣嘗冒近班念臣頻更繁使年同絳老宜久辱於泥塗罪比虞翻盍永拘於海島捐軀無路沒齒何言臣無任

量移郴州安置謝表

久拘海島已為終老之期亟徙近藩復有再生之望恩深難報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賦性顓蒙天資狷淺孤忠自許獨立無朋邇列冐居本求協濟榻前論事豈敢

雷同仰憑聖主之當陽不顧權臣之在側果遭奇中卒
蹈危機飄泊一身遷流萬里黎蠻雜處魑魅為羣二子
喪亡全家隅絕寄隻身而無託撫孤影以自憐敢謂聖
慈俯矜愚昧察其老死之無日示以歸塗之有期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剛躬持慈寶聰明不作而百度
自正神武不殺而萬國咸寧遂令菅蒯之微均被雨露
之潤臣敢不益堅晚節誓竭愚忠行步龍鍾莫展驅馳
之力壯心消隕難陪帷幄之謀欲酬隆天厚地之恩但

有銜環結草之報臣無任

狀

申都督府乞令耿進屯池州狀

勘會池州正臨大江與江北舒蘄等州相對最為控扼昨來李彦卿屯泊韓世清一軍劉洪道屯駐崔邦弼等諸頭項軍馬防守劉洪道將帶崔邦弼等前去建昌量捉殺蒙差下王進將帶所統人馬池州防隘令來王進一軍巳蒙朝廷差充都督府統制官其池州即今並無軍

馬守禦緣防秋在近及據池州申舒州界見有盜賊出
沒作過不可闕兵備禦今照本司所管軍馬內王冠一
軍已依朝旨發往廣德軍防隘及張崇係樞密院水軍
并李貴小張俊係要於建康府邊江把截應援使喚外
有水軍耿進一項人船今相度欲遣發前去池州防托
江岸檢準都督府四月四日劄子備奉聖旨逐路見今
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許聽節制緣本司軍馬係聽都督
府節制未敢擅便起發伏候指揮

申樞密院乞令王進依舊屯池州狀

契勘池州最係緊要控扼之地諸處潰兵不時侵犯不可不屯重兵以備守禦今來王進已勾赴都督僕射相公府充統制官本州守臣葉煥雖已到任本官别無兵馬竊慮緩急不可責以必守今来王進已到本府與某相見亦願且在池州屯劄除已具狀申都督僕射相公伏乞指揮且令王進依舊統制軍馬就池州防托委得兩便伏乞指揮施行

小貼子

契勘江池二州新差文臣其劉紹先王進却令赴都
督府其竊詳朝廷之意本慮紹先等已為守臣恐
勢不相下今則不然二州皆財用窘乏之處若使文
臣為守以撫養百姓武臣為將以捍禦盜賊各自兩
便伏乞照會
啓

上館職啓
伏審給札禁林校文天禄來副朝廷之妙選是為儒者

之至榮蓋圖籍祕藏上帝名之冊府而賢能萃聚前古謂之道山豈徒搜羅文章翰墨之流實欲涵養輔弼公卿之器真材獲用公論攸歸伏惟某官文掞國華識超物表著左思之三賦少作已工讀黃香之異書晚觀益博果膺睿奬入踐要塗允為鴻漸之階佇見鵬摶之運某方縻簿領猥辱緘題斷木在溝知朽株之難斵明珠照夜覺蔀屋之生輝佩服之私敷宣罔既

答婺州文代傅龍圖啓　崧卿

期年報政方興襦袴之謡一節趨朝亟奉絲綸之寵顧
慙朽質獲踵後塵恭惟某官識洞幾先學窮縏表早年
馳譽即有志於事功壯歲立朝益奮身於忠義一昨提
兵靖寇承詔禦戎免胄以入賊營開門而納降將士民
蒙賴異翁子之還吳父老歸心陋相如之諭蜀笑談亂
定指顧功成比自鄉邦擢臨近輔欲壯藩維之勢暫煩
經濟之謀唯聖主之深知方須獻替雖斯民之切戀寧
許挽留佇聞麻制之行即秉鈞樞之任

知建康府謝宰相啓

入陪從列謬叅八座之聯出領藩條連委十城之寄顧慙疎拙積冒寵榮竊以江左名區金陵會府兼河山表裏之勢號股肱藩輔之雄虎踞龍蟠徒仰帝王之宅蜂旗虎幄既為戰伐之區羣偷屯結而未聞蕩定之方百姓流離而曾乏招懐之策非得邁倫之士曷収經世之勲如某者質本駑駘學惟糟粕奮身一介受任三朝第知直道以事君所愧矯情而鎮物寅緣遭遇寖冒使令

此蓋伏遇僕射相公功業冠乎古今忠信行乎蠻貊既隆寬而博愛亦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弭風波之險鹽梅調鼎曲成品物之和致是迂愚有茲僥倖其敢不仰遵廟算俯究民情外圖疆場之事幾內訪閭閻之疾苦上酬洪造次答已知

與越守綦內翰啟崇禮

伏審顯奉宸恩榮開帥閫玉堂金馬輟從內相之聯皂蓋朱轓聊假大邦之重恭惟知府內翰寶文身兼數器

學洞九流道德安强折衝千里之外文章爾雅追還兩漢之餘欲分東道之憂暫出北扉之直掖諧之任雖舉朝野以共期康濟之懐顧於内外而奚擇第方切淵衷之眷或不容煖席之淹行有峻除送登揆路其項塵從列獲厠英游姓名尚隷於刑書竿牘敢通於記室茲縁天幸適此里居因得自陳懇欵之誠庶幾少見依歸之素

回葛待制啓

投閒三載分老於田閭假守一麾遽分於符竹方莅簡
書之始未遑竿牘之修敢謂撝謙過形褒借撫存甚厚
銘佩可量恭惟宮使待制學際道真才推王佐以儒術
緣飾吏事早著能聲以文章粉飾皇猷夙推雅望屬此
艱難之運方深俊傑之求間館珍臺久淌徉於物表黃
扉紫闥行密勿於政途某猥以庸虛謬當委寄流風未
遠有善政之可師積弊難除豈惡聲之能掩庶加策勵
仰副奬知

回常州鄭右司啓

屏跡窮閻稍逃謗議分符便郡獲借餘光未遑竿牘之修遽辱音塵之及故情弗替朽質增華伏惟知府右司器業宏深性資夷粹清名雅望衆推獻替之才紫閣中臺嘗賛彌綸之務念斯人方急於惠養故名流暫假於藩宣行被峻除即還要路其衰頽已甚智術無堪但思平易以近民或跂循良而比迹

知平江府謝宰執啓

雲水分符方安踈拙吳門易守遽被陞遷釋湖山清曠之居當舟車奏集之會雖恩榮之過分顧譾薄以難勝伏念某智不足以趨時用非長於涉世徒緣遭遇浸冒使令每懷報主之心敢作容身之計羣嚚横議衆毀交攻一去脩門再歷歲時之久三紆郡紱不離江浙之間訖無善狀之可稱第軫赦過之不暇敢冀曲加奬與力借吹嘘寵驟至以若驚命已行而莫避諸惟僥冒實有夤緣茲蓋伏遇僕射都督相公盛德格天元勲蓋世内

隆寬而博愛外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弭風波之險鹽梅調鼎曲成品物之和致此孤蹤屢叨殊奬其敢不虔修職業勉策疲駑儻蒲柳之餘年未塡溝壑庶涓塵之薄效粗報生成

回張虔州柔直啓

海國承流方上投閒之請江鄉命帥乃叨分閫之榮知餘論之見私撫徹衷而增愧恭惟某官議論風生智略輻湊竭誠心而爲國秉直道以事君息盜安民已傳瀏

海之政運籌決勝方施圯上之書行令流殍之餘盡復
耕桑之舊顧如衰朽實賴庇存悵郡紱之見縻望鈴齋
而徒切

知温州謝丞相啓

三載捿閒自放江湖之上一麾假守遽膺符竹之榮祇
服恩私徒增感愧伏念其趣操不足以合乎流俗學問
不足以望乎古人徒以一介無能之身遭逢千載欲治之
主頻更事任屢致顛隮補劓息黥久冥心於禍福彈冠

結綬敢妄意於功名不圖矜憐猥見推擇驟明之於叔向或假片言越石之遇晏嬰蓋緣一見夫何疎賤初未忝承輙肩古人驟辱知己幸流言之昭洗知公道之顯行既還侍從之聯復玷承宣之寄過都請覲獲瞻天子之光叩閤承顔始識汾陽之面謂拔茅而引類在推轂以薦賢遂令惷愚有此僥倖此蓋伏遇僕射都督相公以虛心而收天下之助以直道而咨明主之知斤斧衆才如良工之無所棄妍媸庶物若定鑒之不可欺眷此微

生獲歸鈞播其敢不勤求民瘼思報國恩詔令是遵首
務農桑之勸教條不擾庶期獄市之虛

回餘姚知縣啟

伏審夙擁華軒將臨治境奉九重之綸綍分百里之江
山視事云初依仁竊幸恭惟其官行實著於閭里風采
聳於搢紳戢吏愛民固已兆四時之和氣樂善忘勢又
將障一世之頹波賜以長牋假之餘論詞源甚博獲窺
雅健之文褒借過優用作衰羸之寵

回宫使婁察院賀正啓

寅統發春孟陬紀朔順協履端之吉宜膺出滯之祥恭惟其官經德不回誠身有道浮沈里巷有渾俗之真涵詠詩書懐自得之學敢論大事不畀小官天道好還佇奉惟新之命帝心簡在行聞求舊之除

回邑宰賀正旦啓

一氣回春太簇賛陽而出滯三陽交泰君子體仁以長人惟與時以偕行斯考祥而視履伏惟其官誠身有道

經德不回莅事惟能信忠嘉之有相履端於始宜福禄之鼎來朞方久隅於鄉閭阻前趨於賔謁永言傾頌第極鄙悰

答陸氏求婚啓

人倫之重禮尤謹於婚姻家道之成義莫先於夫婦恭惟令嗣第四承務江南望族業詩禮以傳家而朞第三女子林下素風愧功容之無取辱叙鄉閭之舊特勤媒妁之言篚幣載臨葭莩有託㓜能遵教已聞孟母之賢

長必大成庶遂甘公之志後漢周謙字恭祖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甚悅因許與女夫人怒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答潘舍人求婚啟

三十年之莫逆豈云勢利之交四千里為流人敢有婚姻之請顧哀宗之藐爾仰風義之凜然伏承令姪承務詩禮傳家雅服過庭之譽而其第五女子功容無取粗安姆訓之嚴豈謂末替故情曲敦夙契通家已久尚煩媒妁之言授分益深永有子孫之託

謝孔倅啓

竄身二紀已甘終老之期恩詔四傳遂有生還之望伏蒙其官俯憐老朽曲軫窮塗賜以好音錫之品物坐賈常滿不空文擧之尊罍家學有傳肯墜伯魚之詩禮退量譾薄曷副褒揚感愧之私敷宣莫既

某皇恐頓首上啓宫使待制老丈台座某再拜某八月半離水門一路幸無留滯偶到錢塘阻風潮到越已十月矣治行閙以曹氏來迫女子親期既不可挈行又難委之而去不免且草草發遣已定此月二十日成禮三五日大歸不肖取二十八日登塗雖隆冬南去料須稍暖似浙間三男子皆令就學委之兄嫂此行正如行纒衲子平生故人多在南方老丈果遂省墳亦有瞻見之幸喜可知也

又

某再拜老丈還里生計料只如昔毗陵供須能如昔否某亦苦貧近又有女子之役韋其壻知義不相望亦不曾舉責謾恐知之李樞必見之其昆季誰同行南便一一示報

又

某皇恐再拜某不孝罪逆幼失父母稍省事即遊走四方今幸通籍朝端而墓隧之銘未立人子之心誠不自安中前已累托二令嗣以孫大臨所撰行狀拜呈欲干老丈一言以信於後世想今

少間願幸寘念來使廹行復以姻事逼廹未盡所懷伏冀矜察

與翟公巽書

某咨目頓首再拜知府安撫內翰台座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自越赴召至杭八月一夜值軍變逃避民居凡五日稍與人接乃聞衆軍獨不剽薛昂家意欲請昂領府事以求招安昂畏避不出賊勢日熾至硬刺平民擄刼婦女衣冠之族尤被其辱某兩貽書昂乞援福州金陵例權領府事昂第皆賊兵環守不能達至十九日昂

未至杭三十里閭羣賊遣迎狀相屬城門已開其等先士瞳之閭里人情已帖然賊兵皆免胄解甲賊首陳通其三沈安其六葉軒以素隊郊迎士瞳於新橋士瞳不約束從者稍捽辱之以刀拍其背搜解其刀環仍奪其繫巾金環羣賊忿怒疑陳青責已盡掠其家貲殺其妻而因之新憲周格至猶望其徑入初八初九連遣父老僧道往城外妓樂城内俟其入已而聞格暴戾怒罵其弟杞羣賊大憤城内人情惴恐賊首來昂第凶悖殊甚

使羣刀手擁其及趙子璘及齋黃榜使臣於庭下欲殺
久之乃免但使其與子璘及方元若皆處薛昂第晝夜
賊兵七十餘人白旗子十七人防守巡邏仍釘其後門
事勢危甚十日大耀兵十一日賊出兵刼鮑貽遜為鎗
仗手所敗幾擒其二楊貴者殺傷甚衆是日闖外兵攻
湧金門賊衆併力往救使人叫呼百姓詐言外兵屠城
刼使挈水救火續傳火息兵退又傳湖上小舟載兵不
可勝數倉皇盡召諸賊往救至未時又傳兵退然賊衆

大懼達旦奔救叫呼廵警不敢息而其徒紛紛出怨言百姓強剌者亦望官軍破城立降旗下某等不勝欣躍意謂翌日外兵必大集連日繼攻則賊破必矣已而寂然無聞十四早聞賊出餘杭門欲刼兩憲某等意謂兩憲既不肯入城且已交鋒必引中軍據要害且檄鮑所統鎗仗手為聲援而士瞳皆不然至午間忽傳擒士瞳殺格城中士大夫驚駭之極其日賊衆兇焰尤熾闔城生靈不保性命至十七日聞羣賊出臨平昏夜不回次

日乃知臨平大掠罷飲於酒坊炊未及熟聞鮑兵在長河欲來討擊遽引歸是日微雨道滑自相驚恐棄甲而遁三鼓乃入城次日大恐卻有就招安之意適會秀守趙叔近遣使臣以檄書來招遂欣然從之數以文書往來至十月二十日昂復召其等往秀請叔近速入撫定四日至秀五日叔近行事必可濟其等不復往矣自去月初士瞳懦怯格暴戾無術遂致平民二萬人為賊所刺南廳十九萬緡為賊所費妄散倉米十數萬石折燒

民居數千間塗炭一月不可形狀招安遂成於叔近所以就招安者初畏越兵終畏鮑卒十七日追襲之威也竊惟執事以名臣守郡控制東南威名遠著二浙倚為長城羣賊情狀所宜盡知是用粗述已事布於左右其崎嶇避難凡六十人僅存單孑一身自告敕料歷等皆未知所在方避難時相為命者獨左右所遣虞候孫昌一名耳至今相隨其他皆為所虜亦已甘心矣冬候頓寒伏惟保重不宣

欲來此幸甚幸甚餘非面莫究不宣

又

某頓首彥恢教授權縣違之權縣今日石大博來議車駕移蹕宣城來早復行但戚方人馬廹境失旌德保甲之助殊覺費力累往起發事勢乃如此可笑也昨日御營司已有勅榜使臣親往馬寨必不敢猖獗若能便喻頓首星夜發一半前來則不肖恩臨許久亦足以少償其心也但城中士卒雖寡人人用命氣亦粗勝更得二

公部轄外應如解倒垂也早來道任行令面說其詳是時賊方叩城其勢可畏今日自早及暮數處攻城其實不過千四五百人餘皆婦人巾裹持鎗仗技止此耳賊勢累挫射死中砲不及以門扇棺木來攻城皆用大碶一放輒殺數人此乃天神所佑早便燒斷橋并木塔等處夜來城外一火而盡今日更燒天寧此賊無糧并人衆無著身處此時若得公糾率精勇三四千人晝夜掩至彼必謂從天而下況大駕欲移蹕得全一城其功甚

大此非不肖虛語也馬吉巳受君命書來甚順同此封呈切切勿疑亦欲作咨目干馬來援正恐與鮑相妨千萬以君父為念州府為郵速與同來真觧倒埀也達之意不殊此令日道任自行在來議移蹕事旦夕必有大兵來可喜可喜馬賊亦不侵犯公能星夜前來應目下倒埀之急如何如何

與程伯寓書

某疎賤偶當郡寄適四郊多壘之時流亡嘯聚無處無

又

某頓首伯寓司業賢友某再啓中春丐閒凡八月中秋蒙恩出守方幸承際即日就道庶幾一見故人銜觴道舊夫何旬時既改東陽旋有六官之除凡兩月間奔走千里十月盡方抵行在擾擾不可言旦夕復移蹕臨安孤拙無補深愧游舊何以教之近下詔求賢羣公交薦長者想不能久外臺也更望為蒼生一起幸甚子駿子賤時時相從促膝把盞未嘗不奉思也公他時不免一

來種種望見諭若來武林則不肖亦单騎可同寓也樓
仲暉近亦至但日來傳冦頗熾恐不多上游依大駕為
少安也葉李二大帥物論恐不足信如何子駿獨留親
覲不允其意似可見念非老友孰能賛一請乎伯紀亦
常得書天下果無事使此英傑老死可也若聖主真欲
經畧中原使海内有邑才蔽賢之嘆亦可惜子賤雖不
遠一夏懶惰不通書旦夕遣人也

又

其二十一日得省劄不許再辭固難久稽朝命又迫於
諸友鐫諭豈敢不行但職任終恐難勝然已分一死久
矣本且单騎之官適此間又以徐文故連日不静至殺
人於通衢雖是奮緣假託其實緣烏合之衆遂不可蹤
跡韓世清揀退者又盡帶行某已決意與骨肉偕行建
康事勢其大者不過兵與食耳若未到任便劄脚與朝
廷理會錢糧則是建康又産一光世也以此且欲徑赴
任先生禍福與一門同之小舟暫駐北關税務前公能

與子駿畧至相見庶幾展盡餘非紙墨可既

又

某行役已次於潛儒生以单身統衆日夕危恐得兵卒一路不擾流言不至朝廷幸已大矣前途未知能勝責任否乎胡正字傳示戒勅之語公之愛我厚矣此行亦無與晤語者胡亦止留於潛若帶行非獨累他亦累我也程致道遽出亦可怪言者似非宣諫文字因風望示諭制誥遂虛席可乎子賤必膺妙選仲暉必有成命須

保護勿使小人譏間其間某本二十八日行適麗人今早到
連日又徐文軍變蓋世清兵欲殺文以叛韋而覺早遂
擒五十餘人斬訖踰城散走者數百輩蓋當時就糧之謀
深可笑大藩積二三萬斛便恐陳腐何耶不肖定初二日
行蓋老幼無託又人情恟恟若往建康便作過冬計不若
便以自隨耳呂公淮甸之行氣象方盛荅沿江三帥
保守家計渡淮入洛經營中原此兩段商量廢幾萬全
若不守江專欲深入非萬全之計此不肖區區所見始

終守此不可移奪也道任得先與指揮乃佳盖坐守差遣於進退非是爾如何

又

某連日以都督來一番擾不可言趙不忙前鋒殘三縣僅得六十餘此數百人者皆入北投降夜來報崔增作前鋒先來建康矣呂公疾勢已少損但食飲久不進非老人所便此責任匪輕所將止萬人以巨師古為心腹虚聲既不足以威敵實備又無以禦寇傅子駿諸人書

來悉有願削職投閒之語此間倚督府如泰山事乃可憂如此劉光世亦偃蹇恐自此益難駕御耳不肖在此備員實愧初心諸郡悉應辦呂相不暇兩漕司自到此並不見面今皆徑趨督府屯兵萬衆嗷嗷待哺誠無以為計旦夕亦哀祈於朝乞一閒慢處以自效耳淮西獨王抓角者往來亳壽間出沒作過乃葉少藴無事啓之其實不足畏呂相來必遣人擒捕所患今冬敵人來侵前日見朝廷紛紛謂劉豫嚴守備此何足道臨安連火

此非小異星家謂熒惑今正在東南固為我宋之福言
熒惑所在兵不能犯此兩干戈不入之證也然此宿性
察朝廷少有過失必示災祥若緣此得人主恐懼修省
退小人抑姦倖專意任用豪傑庶幾轉禍為福耳大駕
久在吳會或謂衆賢皆南人無復經理之意但便家鄉
耳建康形勢如此不早圖興復日復一日尚何待耶若
大駕到此則淮南自然屯重兵敵境自然窮促豈當惜
此三二十萬耶此豈前日崇飾臺榭之比耶公前所繳

誠當亦各行其志使漢王長王漢中項氏豈遽亡耶望公更熟議之使大駕來不肖當過廬壽間耳潘子須以南楊處之庶幾無得而辭耳若泛召恐以親為解也江端友以所知累見丞相欲以為郎何遲遲耶近見乞出一章難進易退理所當然今日可憂之事不在敵國特在廟堂耳聞政局首及吏員及宦官皆有所裁抑此固在所先然外間所傳已闐然至於堂吏及六部取會知幾之士必知正黨自此傾矣彼方呼吸羣凶倚挾悍將

雖不為清議所容至於宣溪兩路流播敵境有崇寧宣和所不欲為者益韓姚諸妻皆聚於毘陵卒伍能竊笑之如此而使在廟堂總百寮何以示天下此修政所當議也公所排擊之人偃然坐政事堂棄老父而提挈少妾以出如此而欲望治不亦難乎仲暉未及奉書修政一事不可不加察天下大勢如此乃欲一一裁抑首及權倖天下清議孰曰不然亦當斟酌輕重先後之序量而後入毋使小人得以為資也呂丞相離行朝六十日

一病不能到建康而返防秋如此非徒無益其為害甚大淮西晏然又合肥邑屋如故中原人心苦於金豫率斂其望接應甚於倒垂之求解近見呂丞相送到奏草乃止欲以千人屯壽春僅同兒戲中前葉少藴遣王冠幾二千已上人宿州城内見之解體云我本欲歸據南兵寡弱如此定不足恃胡武回文甚有理大略恐汝不能接應徒重罹殺戮耳今呂老欲以千人往不若不遣之愈不肖此論大不同今若又立異同則又取怒姑任之

耳事勢有可為有可憂若不容我屬展力旦夕亦且病
發狂蹤朝廷不放歸田里則死耳終不能坐見困辱也
車駕欲來又不預於淮西作屏翰如傅子駿欲往又不
遣止以無糧為解不知賊兵過淮已復腳忙手亂雖有
錢糧將誰守乎淮西營田粗有倫理今年大稔若不遣
人守宿毫閭則是前日借貸種種皆委為盜資曾不若
不經營之為愈也呂老本無定議又不肯用人之言止
是我能我會誤朝廷者必此人不肖身號大帥今既有

都督一事不可為漕臣直相憑陵如陳敏識輩吏文中一語稍廹便敢移文請問到任五十日方識其面甚至諸軍半月無糧而尋漕臣不見面不欲喋喋干朝廷者葢欲勉强了一職若盡以上聞是生一秦耳萬事不可盡言不肖亦欲且乞宫祠葢如前所陳實有不可為之勢也所喜獨樓子稍遷江子忽還爾潘真勇决葢近年學佛之功也久不通右相書因見為言曲折前者因二公書別紙諭今日事勢若大駕止在臨安終非有為之

地得捐一二十萬稍葺行宮畧示經理之意兩淮生靈
必漸復業所在小盗知畏戢耳不謂便作申閭行下若
乘此機會得翠華順動豈非恊中外之望非如前日營
繕池臺崇飾苑囿為觀遊之美然吾友所見亦是一說
豈為不美但慮未能明吾區區之心耳知已得外補既
繳駁不行理自當出况今日事勢得脫身刀劒林中豈
非全身之大耶但恨公前此相挽為建業之行今乃先
我而去不無悵惘耳得子駿書亦憂深况吕老多病前

初十日午間可抵城外单騎同親事官數人徑入直舍曲折併須面稟承諭具悉張令才士也但選人未用陞陟沈肇雖遲鈍而學問性質甚美雖處以館職或書局可也公何以知之項不曾見之亦不通書江子我不肖薦之右相半年矣恐是左相疑其迂濶然此人實奇士但前詔使所放苗稅實過當葢嘗歷州縣又在朝日淺未能盡曉然亦安可以此遂棄之也玆見除一紙卽官乃不見姓名使人悵然也潘子賤出守桐江奉親之計

於潘得之矣然惜此人物使朝廷不知今朋友間屈指可數如潘者幾人不肖輩正可奔走州縣一二勝友異時遠出闕庭謗書滿篋孰與辨明乎此乃區區私情至於拾遺補過見事風生今朝路豈復有此人乎可歎可歎知公累有繳駁流俗尚同久矣孤立一意惟公一人耳進退去就之間想已素定但正士稍去非朝廷之福耳其孤跡前已決意丐閒幸得之獨蒙開諭鐫戒至五六而不止遂無可脫去計矣與老少日夕在顛危中但

業已至此譬如秉舟遇風已到大洋姑任其所至耳潘子亦求去甚力親老不為無詞末由款見臨風悵然塵外佳章殊為奇特陋室增輝矣承示壽星贊藹然祥慈孝友之風三復嘆仰又蒙見索鄙句豈敢續貂輒不揆作數語資一笑耳近詩不暇畫録輒令小兒寫呈此非老友不敢出也某去夏兩被召命繼還舊物方具辭免間俄有與郡指揮方江左紛擾時假守宣城知不免矣車駕益東金人入境進既無生退亦必死遂與血屬同

守孤壘偶幸獲全朝廷不察又付以大邦此乃長老喋鱉之義然君命嚴峻莫得而辭但職名非敢當耳武林被害甚酷金人退卻踰半年為政者專為退遁之謀城池荒蕪市井蕭然葢瓦礫場中欲建立官府又劉開府為大使魯紆為漕臣欲以空拳加之掣肘蹈禍必矣相望千里何時握手道舊區區所蘊非此能悉

又

日來時時得浙西諸友書諸友極有意向進若乘此時

移蹕建鄴亦是機會近見詔書乃用孟庚申請回臨安此恐小人探伺而為之也廬與江陽桂廣皆已除帥但惜似矩遠去耳魏矼馬承家皆以章罷必知之張柔直林少伊皆引赦叙此似封雍齒顧如老友負天下公望能久閒耶傳潘書問往来不絕江元壽已除司農廖用中正赴行在今日為腹心之患者獨一王居正𧏮起初受知於宗尹宗尹黨稍稍在當路耳右揆經理𤞑埸事往来淮浙四大將並在鎮江岳侯来日至矣李伯紀請入覲已

之不忘起也但國勢方艱時事如許未忍求去然行藏
出處大節所系月末且申前請或幸全辭而歸庶保晚節耳

與時宰書

某再覆敵某久在兵間其謀精密必出萬全去冬全璧
而歸我師暴露國用匱竭坊場秋租盡行預借技盡於
此民力已疲今冬金若再入其勢必張所謂萬全之策
莫如儲蓄財用廣募將兵守兩淮之衝據長江之險今
已是春季俛仰之間便廹防秋安得不汲汲冐瀆威嚴

不勝皇恐𥘉再覆

與張德遠書

𥘉再拜上覆𥘉不能多作楷字前幅輒令兒子代書不勝皇恐𥘉孤踪歷落可笑想曲折不俟縏言自夏初即丐去以得鈞諭五月當暫還因遷延以俟一見旣未可期而𥘉日有職守懐不能已時時妄言投隙抵巇者因肆無根雖一時宴譚嬉笑之語無不聞者自度禍至無日矣因遂决去就不復計較利害不知相公能察𥘉區

區否乎恭惟相公慷慨大節勤勞王家恢復之志有古名臣之風孔明周魯輩不足道也其陛辭之日自謂遠闕庭卒未有見上之期因復論說今日大臣可屬任大事者無踰相公上亦宣諭天生此人為朕中興輔佐之語公為上所倚重如此欲禦外患而掃兵氛必先捺大公至正之道上合天心下協人望然後謀無不成事無不就萬一胸中尚容一毫之私引用親黨布之要路陰為不拔之計任用朋邪倚為腹心之助自古及今亦鮮

有不顛覆者甚自還朝旣荷諸公收召本意深欲以公心直道賛助一二每因進見有聞必言有言必盡而或者反用小人之說妄意測量至疑為躁言指為立異是豈真知其心哉伏自相公還朝海内歡慶日來過當事平時指為行府今多寛除百姓知休息有期矣江浙今歲大稔國事濟矣豈非和氣感召天意昭格乎大駕進發定何時玆事體大尤宜謹重伏計廟謨已定非外間所得盡聞也

與沈元用書

子韶書已領近附家問去矣別紙所喻尤荷軫念有骨月之情銜荷何言柳州纔一通書然亦何足與深言近郡探劉敵使兩番踵至已關報姓名似非妄傳其到此已七八月間與兒子粗安家在萬里雖鐵人石心豈能忘懷自收三月一日書至今未得音問北望心折也平生鑽故紙不透習氣難忘姑以此度日若能宴坐超然何以加之今夏江漲平地五六丈跧伏小舟七月一日

最善地氣候與湖南北不殊想侍奉國太君知甚適國
太平生學道已悟大乘則與世間種種夢幻皆遊戲事
耳況又令兄致遠嶶猷左右親側骨肉團圞海內重望
惟公一人願益加保護終見天日某老矣自度不復見
公矣偶陳令歸臨賀云因事到連州此人真實決不至
失墜因託致此幅紙

與趙元鎮書

頓首再拜上覆專使伏領誨翰備詳曲折欣承即日鈞

候動止萬福某郊居一向癡頑度日瓊士間有可語者叩門即與終日但不可使念起耳釋氏謂念起即覺乃知諸佛亦不能忘念也聞自重陽後開葷甚善以血肉補血肉與金石之功懸絶導引吐納量力為之勿使至倦此間静中工夫大勝與俗子往來前此風雨凄冷兩日又煩熱可衫絺綌惟祝以道消息佇俟旋復之命不宣

又

某再覆烏葯適有天台附來者輒納數兩又容南烏葯

本草以為最勝但色微赤而磨之香味殊佳併納少許
可擇用之然醫家欲如猫矢者為上亦在八陳之數久
留無害也近日郡中就桂府置到生葯名色亦多公要
用切須盡批數字來闕者亦可府中買也章某入獄二
十許日遂卒益不堪其入也乃趙漕案發得藤人書謹
繕呈可知其詳也瓊守康寧未聞起發度冬至後可至
謫居與州郡了不相干沒興中何所不有徐自然念道
已是可人豈有强狠暴戾過此者乎皇恐頓首上覆

又

近因吉陽兵還上狀必以呈達自至節前到今凡拜六書并附生葯皆未知浮沉相去若不甚遠但再隅重溟音問便艱阻如此況去鄉萬里乎良自憫嘆春暮炎酷如三伏惟頤神養性康濟有道即日鈞候動止萬福其屏處郊坰與兒子苟活朝夕海外雖苦炎熱既無關山之限風氣曠蕩却免瘴烟若能放懷憂患之外不起歸歟之心庶可度日但此心未能頓忘耳竊聞鈞體自去

冬以來小有不快今喜勿葯良用欣抃憂患中惟此心清涼可以敵彼熱惱諸人並未聞有檢舉者要自有時節惟天道好還踈而不失但乞寬免即膺新渥不宣

又

要生葯可託朱令專人來此買雷州轉海無期若自萬安陸行却有定程累月不得北耗靜江書問亦久不通十二月十三日見一兵過去從福唐來附宅上信物客人所販物郡中一切放免今得公二月十九日書猶未到何邪恐海上亦有

假託者不可不察也

又

皇恐頓首上覆春後數拜狀近復托吉陽專人度無不達但去冬數書附生葯者竟不知浮沉即日大暑伏惟燕坐清虚衛生有道鈞候動止萬福某與孟博寓此苟度朝夕萬事皆非偶然死生禍福固已前定一切任之孔子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蠻貊行乎蠻貊覩此數語雖釋氏千經萬論豈能越此亦顧

頓首上啓近領重午所惠真翰知前書皆達矣不勝欣
浣李軍判行奉狀度已呈視覽日來連得雨少解煩蘊
伏惟燕處超然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年來衰頹
今歲經此大暑殊覺疲苶蠻鄉無與晤語但時蒙惠好
音慰孤寂耳何李二子竟逐矣一紙輙浼呈可見大畧
惟冀若時珍重不宣

又

其再覆今歲暑氣異甚自入六月時得急雨清風夜輙

颯然有秋意想鈞體自此一成輕快有病固當攻以約
石然不若調飲食使日中二餐如意乃康濟上策也白
樂天所謂食後一杯茶茶罷一覺睡此是要法日長無
事未能如方外達生之士宴坐納息若於一經一史隨
力探閱亦是消磨日月之術比之聲色不有間乎張全
真輩晚年皆玩意聲色六七年間死者繼踵不下十餘
況紛紛之徒如半刺君又不足掛齒牙也靜觀衆愚如
蛾赴火良可哀憫未易具言吾徒當直忍耐如丹田灼

艾過後亦得力耳蒙別紙垂諭解易不勝皇恐僕平生不以文字取知於人雖公久在相府未甞致片言求知左右況三畫之妙前有胡程諸大儒解釋一掃漢魏以來諸儒拘礙象數之學能通此者已是佳士況敢落筆著書取笑天下乎自度嶺海無所用心實嘗留意於此晝度夜思時有所見到瓊偶已終篇正以無朋友琢磨之益未嘗敢以示人乾坤二卦易之領袖嘗見前人解釋不以類求多斷章取義如小象文言所釋不附之文

則一篇之義都不貫穿既稍出巳見未敢輕出須俟異日面呈以求筆削餘卦恐有補於今日處患難之道如困蹇等當俟後便寫呈連州不相聞久矣渠以母老畏禍甚不欲累之不若相忘之愈也何鑄計議不知何事去日行至今未回并乞知察

乾隆御覽之寶